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三十三

卷 卷三十三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未開
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所
圖
書





文衡卷之三十三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
 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屢請于
 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 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
 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見 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土
 人士友並以情事為告聞者閔之競為咨訪二十五日有焚
 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宮甚久至
 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
 臣若司徒達里麻叅政喻金閭高撫慰輦尤所尊重凡見梁
 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為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

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主逋
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蕃來通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
欲殺我使以固梁玉意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迺匿先公於
民間脫脫聞之誚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
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
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
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
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况王
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
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
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隸人以
此日爲節曰故久不忘也諱曰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

理麻既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卽日昇至地藏寺北
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
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
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
家故也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間市人競
來至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
元帥故達理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仁可同但奴
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復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
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
僧言彼時上下恐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
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
皆可稽但無能知夫墓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

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于雲南府城隍里
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
前諱所畫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
布政張公統參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
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
暨紳至張公卽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
化後達理麻已使葬于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
見平土而不結立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
鋤荐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
館于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
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于
家後併原藁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

士錙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
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墓
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沂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
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卽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日鉉至口述
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元兒梁東門
外之百步指羣塚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羣塚盡遭
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
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
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廻
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壟以襄大事不
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
何何面目見先公於九泉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于簡

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潞州廟學記

孔克表

惟潞州古上黨之域盤據太行抗勢高爽爲天下樞自昔號重地其俗尚樸儉其民力本喜文學州治南四里爲孔子廟左爲學元始建國州倅崔亶始經營之至元十二年乙亥知州事陳伯福繕葺而增廣之至正之季時丁用兵弗遑文教之事廟與學俱圯不治

皇明受命萬世底寧乃具設教條置師弟子員用脩學校之政郡邑奉宣 德意罔敢弗欽洪武七年夏五月同知潞州事張侯寔來祗謁廟下惕然曰正化之行繫學校是基而宗祀孔子者寔教之所自出也故制下窄且多撓敗甚弗稱崇

重之意盡亟圖之衆皆曰然第瘡痍甫平公私膠轄幸少假焉既二年會蠲租令下民用以裕侯詢諸判官馬侯吏目王均暨鄉之耄艾僉以爲可於是伐鉅材琢貞石哀集衆工盡撤其舊而更構之中爲殿八間象厥正配以及十哲左右廡各二十四間繪從祀羣弟子及歷代先儒于壁兩廡之端立屋六間闢中東西門而樹戟于其外門之南對峙齋宿之廬合十二間又南作高門三以應靈星廟之東別築論堂以爲講肄之地直齋翼如學徒而處槽樓屹如書冊是度都爲間復四十又四至于廩食之室烹飪之所教官講師之居止前後布列靡不完固繚以周垣徑以脩術甃以甃甃塗以聖丹佻然靚深廓然宏敞經始於四月辛丑訖功於九月丙寅落成之日侯率寮案儒師行釋奠禮既而合宴于堂鄉老寓公

屬縣之吏逢掖之士咸大和會咄嗟而相謂曰洋洋乎盛哉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侯其知先務乎非有述焉將何以考引侯德而掖民於道也乃相與謁辭刻諸石克表惟禮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當是時學者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旣廢天下莫適所宗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仁義禮樂之教垂於萬世之遠通祀于學於禮宜矣朝廷釐定祀典凡廟食之神淫名僭號一是刊削惟孔子謚爵仍其故所以崇聖道正人心而植世教也邦之人士入學鼓篋當淬勵刮磨以克廣其德業退而家居爲良士君子焉出而世用爲名公卿大夫焉誠如是不惟無負於國家而侯之志亦庶乎其遂矣不然羣狎朋嬉廩粟是 惜不知明體適用之要又豈侯之所望哉侯名三同字大亨世

居阜城家于吳初舉進士擢由水縣令治最諸邑佐州再暮其行事槩可稱述獨此關於治體尤大云

皆山軒記

胡纘

國家建太僕寺於滁陽以總江淮羣牧之政

聖天子蒞祚尤重其事乃遴選賢能授以是職吳侯鑑以將家子魁傑負才氣擢爲太僕寺丞治事有法率以古之君子期待不肯爲苟且之政比年馬大蕃息公私優裕侯尤好學於公退之暇卽賦詩寫畫自娛嘗於官署之偏築室數楹爲宴休之所引醴泉爲渠紆流于外舉目而望則豐山琅琊諸峯環列遠近發竒吐秀隱見於煙雲杳靄間而朝暮之景變化無窮乃取歐陽公之言名之曰皆山軒徵予言爲記滁之山水名大著於天下後世者蓋自歐陽公始也公爲守於滁

築亭於山水之間日與滁人遊而樂之顧望清流之關思宋
太祖嘗破李景兵十五萬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
求其迹盖百年之間故老已盡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而當
時得以樂其樂者伊疇之力也滁久盖未必知之而公與之
言忠厚之至也予惟今之滁非可同於昔日我

太祖皇帝龍飛淮甸由滁陽而基帝業呼吸雷動羣策響
應英雄蕩滅條磔百年腥羶之風盡復衣冠禮樂之舊
神聖功德與開天闢地而同其盛豈但平一城一邑二將之
足擬哉若者滁當干戈之際爲用武之鄉今爲一畿千里之
地而凡得以居其間者顧瞻山川仰思

太祖開拓平治之功而當時故老猶有存者其能道其盛也
况草木雲霞蔚葱絢爛五色之氣凝爲龍文絳彩霓旌

翠華儼乎在目而向之徒見山尚而水清者漠乎其微矣又
烏知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哉昔有觀山河而思禹蹟者禹之
功盛大故人莫能忘我

太祖功德卓冠萬世天下之所仰賴而人心有所不忘矧侯
居官是邦優游無事以樂乎雍熙太平之盛其所以感慕之
者宜何如也予知侯之脩其德而勤其職思以報夫

國家生育之深仁庶幾侯之心矧侯之父兄皆攀鱗附翼以
取功名侯又當思振其家聲異時忠孝之名有所聞焉則是
軒與滁陽山水競光華於久遠矣予竊幸與侯同其遭逢之
盛是以惓惓焉爲侯道之也

遊陽山記

永樂三年秋八月

皇帝因建碑

孝陵斲石于都城東北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十四丈有奇闊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黝澤如漆無疵學廷臣往觀之且相其制度之宜時諸臣往觀畢越九月戊午特

命翰林臣往觀於是學士解公大紳侍講金公幼孜暨廣偕往已未早朝罷由朝陽門出過十里鋪鋪外人家夾道連續而居間有市肆直抵滄波門門外隔平疇山蟬聯起伏卽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烟林村落遠近暎帶耕夫餉婦橫縱隴畝有刈禾乘者有登禾乘于場者有挽車者有汲以灌畦者有薙草萊者予三人觀其作勞徘徊久之見田塍畦繫一舟田間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時見此一舟亦自奇絕水之上有古石橋頽其半石墮半塞舟人取便從下

行橋上草甚深橋西北有土溝問之溝傍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牆就以疏牆內流水由拒馬牆折北而行至麒麟門門額前中書舍人詹孟舉所書麒麟門折東而行五六里漸多坡陀幼孜與予乘肩輿上下山岡輒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力解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予二人來輒下馬候又東過一長阪阪下路岐而二一依坂足少折而北一下田間以折而南予將循坂足而北田間人呼曰南行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村市東山麓度坳入谷行長稜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茭數百餘間以舍趨事者樊其周圍作門二通山之上下入門百步有井一方小石池二水甚清出門上百步許有井一云其下舊有泉因甃之以爲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填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穹然城在予足

力稍疲倦心急欲觀之雖疲亦趨而登至其下三人相視驚愕不已嘆息所未嘗見謂天生此石以有所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巉巖不便登陟從碑石之左攀躋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磬頭者窅窅者窅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履作蟻緣而度漸過碑石之右稍平可行余將俯觀心掉股栗目眩不能下視獨解公登石立久之余坐息定更踰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北諸山澹然於煙霏霧靄間杳不能辨山近東北三峯峭拔如削即都城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之南有舊塚相傳曰葉丞相墓按金陵志葉祖洽墓在宣義鄉即此是也祖洽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終于真州奉勅葬此蓋葉丞相

者相傳之誤也南望鍾山一峯上于天際秀立如玉簪都城

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葱葱結爲龍文散爲霞彩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日過午下山回至小村中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沿澗上兩傍皆松栢有古寺甚牢落梁本業寺也初於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尚存有古桂二株其本枯朽其旁枝復拱抱又將枯矣疑與寺同植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南有古井水滿而清汲以烹茶味甚冽乃命酒酌軒中酌罷復尋寺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鏗多棘刺行則鈎衣以手蹇衣去地尺徐行至一巨石上坐息眺望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已昏暗取酒燈下更酌別入一小室坐久始就寢山空夜涼寂無人語但聞蟲鳴唧唧窓外落葉撼撼作聲余久不能寐地志云謝靈運墓在寺近欲待明訪之叩僧不知其

處庚申旦離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緣鍾山麓而行年至靈谷寺觀當時善畫者圖雪景海水千壁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并宋璩篆書金剛經觀之至暮而還廣自惟以匪才際遇 明時荷 聖天子寵眷置於侍從優游 禁闥無所裨益夙夜悚懼况敢為暇逸之事乎屬

聖天子致孝皇考樹石園林昭功德於萬世量其制作不敢以忽故三事大夫及百執事咸得賜觀廣幸從二君子之後徜徉於山水之間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與夫一草一木之微無不可樂是皆

聖天子之賜也烏可不知其所自遂執筆記之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三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四

記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闊畧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殺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澈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鷄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行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